

长篇历史小说

历史上「一流」的奸相严嵩，在大明朝廷中只手遮天，飞扬跋扈，爪牙遍布，搞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他是如何做到的？皇帝如何能够容忍这等乱象在眼前横

严嵩

生而熟视无睹？小说以筋骨嶙峋的真实，艺术地再现了明代历史上这出奇的一幕闹剧，其用心与感悟，令人深思……

佟丽霞 肇恒海

黄岩柏·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长篇历史小说

历史上「一流」的奸相严嵩，在大明朝廷中只手遮天，飞扬跋扈，爪牙遍布，搞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他是如何做到的？皇帝如何能够容忍这等乱象在眼前横

严嵩

生而熟视无睹？小说以筋骨嶙峋的真实，艺术地再现了明代历史上这出奇的一幕闹剧，其用心与感悟，令人深思……

佟丽霞 肇恒海

黄岩柏·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严嵩/佟丽霞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080-7896-0

I. ①严… II. ①佟…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6647 号

严 嵩

著 者 佟丽霞
责任编辑 杜潇伟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 开
印 张 16.5
字 数 260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日过中天犹未晚

- 一 介溪边的读书人家 2
- 二 铃山留不住 8
- 三 莫愁湖上,严嵩茅塞顿开 15

第二章 九转丹成列上班

- 四 初试献媚术 20
- 五 攀同乡,严嵩二进京城 26
- 六 第一次被弹劾 32

第三章 旷日持久的明争暗斗

- 七 夏言背后的眼睛 40
- 八 跪夏言——示弱之计 44
- 九 竹篮子打水 49
- 十 世蕃为父定下以柔克刚之计 54

第四章 急风收尽三秋雨

- 十一 一顶香叶冠赶走夏桂洲 60

十二	翟奎谋私得祸	66
十三	群辅共品橄榄,内阁只剩老严	73

第五章 白衣苍狗变浮云

十四	无奈何,举荐死对头入阁	78
十五	导演了群丑下跪剧	80
十六	留了一手	89
十七	无意天灾助有意奸臣	93
十八	夏言魂断京城	98

第六章 庚戌之变,明王朝丢尽了脸面

十九	树欲静而风不止,庚戌之变开始了	106
二十	暗嘱兵部尚书“谨守勿战”	110
二十一	丁汝夔临刑时高喊:“贼嵩误我!”	115
二十二	噩梦醒来	120
二十三	勾结陆炳逼死仇鸾	125

第七章 毁于一旦的剿倭大业

二十四	义子赵文华下江南催战	132
二十五	王江泾大捷,主帅却进囚车	138
二十六	发了剿倭财,厚礼拜群嫂	142
二十七	干娘为儿换“腰带”	145

第八章 塞外“草人”杀沈炼

二十八	沈炼塞外讲文习武	152
二十九	“草人”伸出了毒手	156

第九章 第一个被处死的言官

三十	杨继盛“不识抬举”	164
三十一	忠与奸的较量	166
三十二	杨椒山拒服蚺蛇胆	170

第十章 严嵩含笑杀王忬

- 三十三 王氏父子与严家结怨 176
- 三十四 为救父,大才子长跪严大人 182

第十一章 狗咬狗,干爹干儿反目

- 三十五 百花仙酒惹风波 188
- 三十六 赵文华罢官,只因得罪了“两位皇帝” 194

第十二章 秋到边城角色衰

- 三十七 严嵩无奈徐子升 202
- 三十八 隔山打炮 206
- 三十九 严世蕃丧母,野马脱缰 211
- 四十 全家人跪拜正得势的徐阶 217

第十三章 忽喇喇似大厦倾覆

- 四十一 人使“箕仙”降下“神语” 222
- 四十二 徐阶山击了 226

第十四章 釜底之鱼犹作浪

- 四十三 毒蛇垂死,犹能啮人 234
- 四十四 万寿节,皇上接到一份凄美的《祈鹤文》 239
- 四十五 独眼人的远谋 242

第十五章 西风何处话凄凉

- 四十六 严世蕃惊呼:“这回必死无疑!” 248
- 四十七 八十老翁守孤坟 251

- 后记 255



日过中天犹未晚

一 介溪边的读书人家

长江，从古到今，由西向东，一路汹涌而来。

它庞大的水脉，像繁茂的枝叶，延伸到南中华大地的角角落落。

在它流向江西时，由北向南拐了一个大弯。在那条水光潋滟，山色空蒙的，被称作秀江的支脉上，有一座古朴的小城——分宜。

这座小城，前瞰秀江，东西两侧限以两山，钟山、仙台诸峰远近环列，又有端秀、凝重的钤山与县城的南门相对，宛如屏障一般。一条秀江蜿蜒穿过，将分宜与钤山诸多秀丽峰峦串起来，宛如一条飘带上缀着几颗闪亮的珍珠。

秀江的支流流入分宜城内。有一条更小的水脉，它清澈见底，一块黝黑的陨石盘踞在水中，水过之处，击起朵朵雪白的浪花，这就是名不见经传的介溪。

介溪边上，居住着几户人家。一条青幽幽的石板路上，时而响过寂寥的足音。

最东头那家，姓严。

严家房宅的屋脊要比别家的高出许多。屋顶的黑瓦残缺不全，屋内雕花的红木器物已呈黑色。虽已破旧，却仍显示出曾有过的尊严和富贵。东西几间厢房已闲置不用很久了，黑洞洞的，散发着一股陈年朽木的霉味儿。

严家共有五间正房。四面是几间卧房，家织的蓝花布被和破旧的苏杭绸缎被整齐地叠在一处。东间是被各色书籍充塞得满满的书房，各种书籍拥挤地排在竹板书架上。一股书本特有的香味，混着淡淡的竹香和霉味儿，充斥在偌大的屋子里。

这是一个曾经为官做宦，后又破落的诗书之家。

明朝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的三月，在这个家中，一个男婴呱呱坠地。

这个男婴的哭声出奇地嘹亮，像是在向世人宣告他不凡的降临。男婴的头顶有一个暗紫色的大瘡子，十分惹人注目。接生婆乐颠颠地对这婴儿的父亲严淮说：“恭喜严秀才，贺喜严秀才！您的这位小公子头戴金顶，前世定是个状元。托生到您这书香门第，将来定有前程。真是造化啊！”

“多谢，多谢！恭喜，恭喜！”喜得严淮语无伦次，多给了接生婆半

串钱。

严准是个屡试不第的秀才。从十八岁开始,在县里的私塾教书。他瘦瘦高高的个子,长了一张典型的南方人的脸,宽阔凸出的额头上,嵌着几道深深的皱纹,一双黑亮的眼睛,深深的眼窝,瘦瘦的两颊。嘴唇薄而且白,紧紧抿着,很难看到笑容。

但儿子的出世却让严准喜不自禁。他从屋里走到院子里,又从院子走向书房,看着忙忙碌碌、出出进进的家人,却不知该做些什么。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佛保佑我儿,我儿长命百岁。”严准嘴上不住地叨咕着。他并不信那些泥像神胎,而此时却是一脸的虔诚,真有些临时抱佛脚的味道。

严准已经二十七岁了。在这个男婴出生前,已有两个孩子先后夭折。这让严准非常着急。况且他已年近“而立”,通过科举博取功名,他已没有什么信心了,因此,对这个男婴抱有很大的希望。

比严准更喜的,是男婴的爷爷,严准的父亲严骥。严骥也是个读书人,但也和儿子严准一样,求取功名无路。

严骥很豁达,他整日吟诗属对,赏竹弄琴,过得倒也清闲自在。儿子严准除了吟诗属对随了他外,性情却不大相同。严准对功名的追求更急切,欲望更强烈。严骥的超然,是在历经科举坎坷之后的那种无奈的超然。

此时,严骥正在供奉祖先灵牌的供桌前烧香磕头,感谢祖先的恩惠,并祈求祖先保佑他的孙子聪慧敏达,科举有成,长命百岁。

三炷青霄缭绕的香上,三点火不住地明灭闪亮。那灵牌上供奉的先人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严骥的爷爷严孟衡和他的妻子彭氏。

严孟衡是永乐九年辛卯科的进士。他是严家最大的骄傲。严家现在赖以存身的这份家业,就是严孟衡挣下的。严孟衡的官最大时做到山西监察御史,其妻彭氏被封作孺人。但从此后,严家一直官运不济。从严孟衡到严准,已是第四代,却没有出一个做官的人。严骥希望这个孙子能重振家业。他不知道自己在灵牌前跪了多长时间,只感到那么充实,那么满足。

而给孩子起名的事,又费了严骥和严准许多工夫。按家谱上的规矩,这一代该起“山”部的字作名了。他们都希望这个孩子将来能才高八斗,人人仰视,人人敬慕。于是,岌、崇、崑、巍等有高峻之意的字,便大受青睐。但具体选择哪个,却又踌躇不定。不是嫌这个字生僻,就是嫌那个字拗口。直到有了“嵩”字,父子才相视而笑。

严骥捋着胡须,心满意足地说道:“嵩山乃五岳之中岳,其余四山

围绕在它的四周，恰似众星捧月一般。况且嵩字本身还有高峻之意，人人须仰视方可见其顶，预示我的乖孙将来必高居庙堂之上，成就大器。”

严准也禁不住赞道：“真是好名！我儿有此好名字，也是他前世的造化。但愿此儿秀外慧中，不虚此生。”

于是，这个孩子便取名为严嵩，字惟中。

谁会想到，这个哭声响亮，头顶红痞子的男婴会成为历史上一个有名的大奸臣呢？

因曾有两个孩子夭折，全家人对这个婴儿呵护备至，尤其是母亲晏氏，更是谨慎小心，生怕再有一点儿差池。

晏氏是个矮小健壮的女子，脸上永远是宽和隐忍的微笑。她是江西新余的大家女子，父亲名叫晏大章，是当地有名的富户。所谓富户不过有百十亩薄田罢了。晏大章又常在灾年熬些米汤赈济灾民，因此又落了个“晏大善人”的美称。但在严嵩出世时，晏家已渐渐衰败。

当初，严、晏两家的姻缘，是晏大章一手促成的。

晏大章原是一个小本买卖人，钱攒得多了，便买地置屋，发展到如今的气派。但社会对商人根深蒂固的歧视令他非常难堪。他看透了，金钱能够操纵权力，却永远无法改变他的出身。他发誓要给女儿找一个书香门第。只要书读得多了，自然是求官有望，所以，他把女儿嫁到了这个曾经风光而如今快要家徒四壁的严家。以他商人的敏感，他觉得严准会是一个有出息的读书人。

让晏大章失望的是，严准虽然读书不少，在家乡的声望也好，却在仕途上一直不得意。由于家道衰落，只得在弱冠之年，就当上了私塾先生。因此，晏大章借女婿光宗耀祖的想法便落空了。而商人那种百折不回的毅力，让晏大章把希望移到了这襁褓中的婴儿身上。

这婴儿也的确不俗，响亮的哭声，加上天生的福相，使严、晏两家人重新感到了希望所在。

严嵩是在母亲的慈爱和父亲、祖父的严格督导下长大的。

在他刚刚咿呀学语之时，父亲严准就把严嵩抱在膝上，教他背书。“之乎者也”充斥了严嵩的视听，他不懂得那里面的确切含义，但他似乎看得懂父亲眼里的期待。也不知是他要讨家人的欢心，还是天性如此，严嵩很努力地背诵那些生涩拗口的东西。

四岁时，严嵩已能背诵出《三字经》、《千字文》，并能按照父亲的指点，写上几句“之乎者也”。每当严嵩奶声奶气地背诵这些的时候，

就能给全家带来无限的欢乐。“之乎者也”虽然在大多数平头百姓的口语里不见踪影,却是书面语言中不可或缺的“调料”。它是通向考场、官场,通向上流社会的“入门证”。

在严嵩的记忆里,他只挨过父亲一次打。这次责罚打在他身上,却印在他心里。

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阴冷的风,像刀子似的,从门缝、窗缝中挤进来。严嵩躲在妈妈温暖的被窝里,说什么也不愿意起床读书去。他毕竟才只有五岁,还是一个贪玩、贪睡的孩子。他赖在妈妈的被子里,谎称自己头又痛又晕,无力起床。唬得父亲急忙请来了郎中。郎中为严嵩切了脉,望着小严嵩窃笑。最后,开了一点儿无关痛痒的小药了事。

母亲晏氏因有两个孩子夭折,更吓得不住地流泪。严嵩躲在被窝里,本想痛痛快快地睡个好觉,却想不到母亲坐在床头不住地流泪。

严嵩从被窝里偷眼看母亲如此伤心,顿时心里没了主意,孩子的恶作剧心理被忏悔所代替。他伸出小手,拽住母亲的衣襟,悄声说:“母亲,您别哭了。我没病,我不想读书,才向您撒了个谎。”

晏氏先是一怒,但看到儿子祈求的眼神,便心一软,替儿子掖掖被角:“乖儿子,千万别再撒谎了。若让你父亲知道了,看不打肿了你的手心!”

严准并不了解儿子的恶作剧,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爷爷严驥眯缝着眼睛看着郎中的药方,也是愁眉紧锁。屋里一片死寂。

晏氏不忍心看丈夫和公爹这般心焦,便在一旁轻声劝解:“别着急,我看孩子没什么事。或许就是伤风头痛,吃点药也就好了。”

起先,严准并未在意晏氏的唠叨,晏氏说得多了,严准便有了火,呵斥道:“你懂什么!严岩夭折时,开始也是头痛,若不是疏忽了,也不会耽误。难道上天又要夺走我这个儿子吗?”严准这个轻易不落泪的男人,竟流下泪来。

晏氏见丈夫如此,只得如实相告,并恳请道:“你千万别打他,他还是孩子啊!”

严准听罢,早已是火冒三丈,一扬手,甩开妻子和父亲的阻拦,闯进屋,把严嵩从被窝里拎出来,照着屁股就是一顿打。

严准边打,边训斥道:“严家世代读书,我把满腔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想不到出了你这个不爱读书的逆子。小小年纪,学业未成,倒先学会了撒谎,看我不打死你!”

“娘,娘!”小严嵩不住地喊着。

小严嵩又惊又怕，又经过了一顿暴打，倒真得了一场大病。浑身像火炭一样地热，嘴里不住地说胡话，真的起不来床了，把家里人吓得不住地“阿弥陀佛”。

严准日夜不睡，只坐在儿子的床头，看护着儿子。

严准边抚摸着儿子的额头，边道：“儿啊，你知道父亲的良苦用心吗？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我一个五尺男儿，一辈子苦学，却与功名无缘，未能光宗耀祖，这是我终生的遗憾和耻辱。你天资好，若肯努力，定会成大器，做大官。进士是人尖子，不是随便就出得了的，可我们严家的祖上，你爷爷的爷爷，就是个进士。那时的严家，在分宜谁不仰慕！你虽年仅五岁，但有志不在年高，你要连一份重振家业的心愿都没有，还谈什么行动呢？严家还有什么希望呢……”严准不住地唠唠叨叨，严嵩迷迷糊糊地听着。

经过这次挨打，小严嵩似乎明白了，要想做人上人，必须苦读书；要想光宗耀祖，必须苦读书；要想不挨打，必须苦读书。

六岁时，严嵩进了父亲执教的私塾，和年龄参差不齐的二十几个孩子一起读书。

严嵩的聪慧和超人的记忆力，使他显得卓然不群。尤其是刚开始读书时，严嵩几乎能过目成诵，写的文章更是立意新颖，文笔畅达。只几年的工夫，小严嵩已是粗通经史了。严准已无力再对自己的儿子施教。

一日晚饭后，严准像是对妻子又像是自言自语道：“我不想再当私塾先生了，我要请一位高师……”

还没等严准说完，晏氏便忍不住道：“不当私塾先生，你能做些什么呢？再说，另请一位高师，你丢了饭碗事小，可那些学生家长会答应吗？谁能拿得出那么多银子！”

“拿不出也要拿。哪儿穷这上也不能穷！”严准斩钉截铁地说。

“可我们家这些年还剩下些什么？你看你的长袍，都落了几层补丁了！”晏氏怜惜地望着丈夫。

严准却浑然不觉，他望着已到书房读书的儿子，难抑一腔喜爱之情，斩钉截铁地对夫人道：“唯教此子读书是真，其余都不足挂齿。”

“可是……”晏氏仍有些担心。

乡里的这所私塾，花的是当地一座城隍庙的地租收入。这次请的是远道的高师，这点钱便远远不够用了。不仅严家要掏钱，私塾里的每个孩子都要增加学费，节衣缩食的同乡们会答应吗？晏氏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严准,这个从来不言利的读书人,只得将学生的家长找来,请他们增加学费。

乡人聚在学馆里,对增加学费果然是群情汹汹。

一个粗壮的男人道:“我就想让孩子识几个字,用不着请太高的老师!”

一个尖嘴薄唇的人道:“远道的和尚照样念歪经!”

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脱口道:“严先生,这年头我们糊口都难,哪还有闲钱再加学费!大不了这份书我们不念了,各自把孩子领回家吧!”

便有人接道:“就是,就是。谁愿意请,谁花钱!”

严准坐在那里,早已气得面色发白,薄薄的嘴唇抿得更紧了。

等到众人的情绪稍有平息,严准道:“各位请便吧。可我还想说一遍,名师出高徒。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若无高师,可能出几个认字的伙计,却不能出国家的栋梁之材。我严某弩钝,不想耽搁各位公子的前程。既然各位无意于此,我严某也不勉强了。”这样的挫折并没有打败严准,反而更坚定了造就儿子的愿望。

可严准只是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的一介书生,上哪儿去筹措那么多钱呢?

夫人晏氏拔下了头上的金簪。这是她出嫁时,母亲传给她的。晏氏把金簪看了又看,摸了又摸,最后还是含泪把它送进了当铺。

就这样,东拼西凑,一个名叫钱仲南的教书先生终于从浙江绍兴被请到了江西分宜这座依山傍水的小城。

在钱先生的指导和督促下,严嵩进步得更快了,尤其是一手漂亮的书法,更为他的文采增色了许多。

严准不再教书,每日有更多的时间读书;不再教书,生活也更窘迫了。严准不觉其苦,反而窃喜自己当初决断的正确。每当他遇到“洞彻天下之理”的奇书,无力购买,便如饥似渴地抄录,然后,摆放在儿子的案头。

严准满怀深意地对儿子说:“我自号仰云,表达自己仰慕先贤的心怀。这些经书博大精深,广涉历代治乱兴衰,帝王将相,纵横韬略,处世为人等,是为父我仰慕先贤的一片明证。世人都攒钱买地,传给子孙后代,我传给你的却只有这些经书,用世泽物都在这里了!”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严嵩已是十六岁了。

这一年的春天,恰逢“乡试”。乡试每隔二年举行一次,各县、州、府的应试者是通称“秀才”的读书人,他们齐集省城,由朝廷派官员主

考,录取者被称为“举人”。

主管学校和教育行政的提学,莆田县的黄云鹤先生恰好到分宜视学。在黄先生举行的初级考试中,点了严嵩的头名秀才,严嵩被批准到省城参加乡试。

已破败不堪的严家,洋溢着喜气。

但祸不单行,福无双至。在严嵩拿了初试第一名的当天晚上,大喜过望的严准突然病倒了。

多年的抑郁使严准积劳成疾,仅半个月的工夫就已形销骨立。严准自觉在世之日不会久远,他把严嵩叫到自己的床前,拉住严嵩的胳膊,不住地抚摸着。严准很少对儿子表现亲昵之情。

严准气息微弱地对严嵩说道:“我期望你能金榜高中,以完成我的志向。但我命短福薄,恐怕等不到那一日,这也是命。”

严嵩深恨自己不能早生几年,好让父亲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中第。泪水沿着他的脸颊淌了一胸一襟。

严准强忍心中悲痛,脸上满是坚毅的表情,道:“凡学习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学业往往隳败于垂成之时,志向常常罔尽于自我满足。你要以此为戒,不可浅尝辄止,更不可夜郎自大……”

“父亲,儿谨记教诲,相信不会辜负您对孩子的希望。”

“我不想听你怎么说,我要看你怎么做。”一阵强烈的咳嗽使严准脸色灰白,“你天资甚高,但必须辅以艰苦卓绝的努力,方可成大器。他日你若事业有成,我即便现在不久于人世,也可以瞑目了。”言罢,严准不禁潸然泪下。

几天后,年仅四十三岁的严准悒悒而死。

二 钤山留不住

严嵩独自一人跪在父亲的坟前,任淫靡的细雨打在他的脸上。父亲临终时的教诲还在他的耳边萦绕。他理解父亲的一片苦心 and 热望,他知道报答父亲唯一的孝心就是刻苦自励,金榜题名,学业有成,光宗耀祖。

可是,父亲走得太早了。家里只剩下年迈的爷爷和已近中年的母亲,靠外公家的资助才可过活。几声乌鸦的鸣叫更增添了凄苦的气氛。严嵩咬紧牙关,一滴血从他的嘴角沁出来。他要完成父亲的遗愿,用自己的奋斗改变境遇,他相信自己有足够的才学和吃苦精神

重振家业。

唯一令人遗憾的是，因为父亲的死，他被迫放弃这次乡试，在家守丧三年。父亲的遗憾只有在三年后才能实现了。

严嵩猛地从父亲的坟前站起身，踉跄走回破败的严宅。他那酷似北方人的高大身材，在风雨中显得有些单薄。

果然，在严准死后的第三年，严嵩中了举人。

六年后，也就是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的乙丑科，严嵩中了二甲第二名进士，并以一手漂亮的文章和书法得以进入翰林院，成为继续深造的庶吉士。

从明王朝初期开始，翰林院内设庶常馆，在新科进士中选出文章与书法俱佳的，入馆学习，练习办事，被称作庶吉士。庶常馆就是向高层输送人才的机构，这些庶吉士就是朝廷未来的高级官僚。

喜讯早已传到了家乡。

已踏上了攫取权力的台阶，实现父愿、光宗耀祖已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水中月。严嵩心中的喜悦自不待言。

面对着南方，面对着埋葬父亲的地方，面对着母亲和爷爷遥远的期望，严嵩深深地下拜了。泪水，像一条关不住的小河，在他的脸上流淌。他的喜悦，他的等待，他的辛酸，都和着泪水一齐滚落下来。

严嵩是个自视甚高的人。“达则兼济天下”，以他的才学，皇上一定会给他安排在重要位置上。不久，他被授为编修。

编修就是负责编纂、记录国史、实录、会要等的官员，责任重大，却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力，是个清汤寡水的“瘦”缺儿。而和严嵩同时中第的那些进士，有的直接被委以重任。严嵩瞪着一双小眼睛，惊诧地望着眼前的云起云落。

虽然做了编修，严嵩却无法实现自己治国安邦的志向。金榜高中时的欢喜，早已被壮志难酬的悒郁和失落所代替。

此时，在京城无所依托的严嵩，最想念的就是自己的母亲和祖父。思亲之情日夜啮咬着他的心，加上对北方干燥气候的不适应，严嵩很快就病倒了。有时会感到胸闷、头痛，他时常突然之间昏厥。请了许多郎中，却查不出病因。

严嵩已无力担任编修的职务。最后，只当了两个月的编修便被批准回家乡养病去了。

在马车驶离京师的那一刻，严嵩的眼睛湿润了。这座威严的京城对他是那样陌生，他时刻感到它的血盆大口，把他吞噬进去，又把他吐出来。

而同时,严嵩又深深地知道,离开它就意味着离开了权力中心和攫取权力的机会。父亲对他的期望,就是想让他科考得中,他已经达到了。但他对自己的期望却绝不止于一个进士。

他不懂为什么自己的命运这样多灾多难。刚被选中秀才,父亲就死了,刚中了进士,自己又一病不起了。而让严嵩更想不到的是,他在家乡分宜一住就是十年。

这是怎样的十年啊!这是怎样的煎熬和等待,这是怎样的痛苦和悲哀!在这漫长的十年里,世人好像都把这个弘治十八年乙丑科的进士给遗忘了。

被朝廷给忘了,像严嵩这样对博取功名有强烈欲望的人,那是怎样的痛苦啊!而装作一副自己把自己都忘了的样子,那又要有怎样的忍耐力。

母亲的一句口头禅影响了他一辈子,那就是“一切都会好的”。

“定数难移岂信然,但修人事可回天。窦郎梦得先灵吉,三纪延年五桂传。”对待“命中注定”的仕途坎坷,严嵩只能是兴诗作赋,表面上坦然处之。但他并不屈服于命,他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会重新回到京城,重新得到向上爬的机会。

严嵩将那间门朝西方的厢房重新收拾好。从小到大,他一直在这里读书。因为它的门对着县里的儒学,父亲严准便执意要让他在这座沾了先贤之气的“东堂”读书。

已高中进士的严嵩,又在东堂日夜苦读了。

每夜,只有门前溪流的潺潺水声和蛙鸣虫唧与他相伴,只有令他寝食不宁的欲望不时地抽打着他的心。

那清澈见底的溪流上,盘踞着一块与水流不相称的巨大磐石。不论是风吹雨打,还是水涨水落,这磐石都岿然不动。

严嵩望着这黑魑魑的庞然大物,心中暗道:“这磐石或许是天上的文曲星陨落于此,它曾经光芒四射,人人仰望,而今却在这里被江流冲洗涤荡,被风雨、烈日吹晒,被婆姨们的洗衣槌敲打,难道满腹经纶,自珍自爱,才华超群的严嵩也要终老此地吗?”他皱紧了眉头。

十年中,严嵩的爷爷和母亲已先后故去。他在中进士的前三年娶了亲。

“相公,还不睡吗?”妻子欧阳氏轻手轻脚地走进书房,并把一碗莲子粥放在了丈夫的案头,“歇一会儿吧,别累坏了身子。”

“多谢夫人。”严嵩转过身,望着妻子。

妻子欧阳氏是小户人家的女儿,圆圆的脸上永远洋溢着—团喜

气。饱满的额头和一双圆而亮的眼睛,使她看起来有一种健康喜气的
的美。严嵩很爱自己的妻子,他甚至有些满足于“红袖添香夜读书”
的生活了。可是,当他的目光落到妻子那已落了补丁的衣衫时,不禁
怅然了。他拉住妻子的手,歉然地说:“跟了我这么多年,让你过的都
是些穷日子……”

“等你发达了,别休了我这个糟糠之妻就行了!”欧阳氏笑道。

“怎么会!只是不知何日才能发达,白念了一肚子的书。”严嵩的
神色又黯然了。

“你会发达的。”欧阳氏肯定道,“我小时候有个瞎子给我算命,
说我将来能头戴凤冠,必是个一品夫人。到那时,我会有好多好多的
珠玉宝贝!”

“当然,一定会的。”欧阳氏的快活显然感染了悒郁的严嵩,“蕃
儿睡了吗?”

说起儿子严世蕃,严嵩又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严世蕃长得
很丑,既不像严嵩,也不像欧阳氏,却极聪慧。刚懂事时,便会察言观
色,最会讨严嵩的欢心。也很悟书,教过的东西,便不再忘记。却又
极顽劣,混迹于街头小儿群中,上树掏鸟、下河抓鱼,无所不为,不仅
胆子大,还有方法,比他大一点儿的孩子也愿意听他指挥。若不是严
嵩看得紧,教得严,早不知成了什么样子。

“蕃儿累得早就睡了。”欧阳氏答道。

“你也去睡吧。我心里乱得很,再读一会儿书,或许就会静下
来。”严嵩将妻子送出书房。

第二天清晨,欧阳氏醒来时,严嵩已不在屋里了。欧阳氏并不着
急,她知道丈夫又是到山上读书了。果然,书房的桌案上放着一张字
条:“我去铃山,你要督促蕃儿读书。”

除了读书,严嵩就是游山玩水。他将分宜四周的仙台、蟠龙、香
炉、忠武岭、井峻山、栖霞岭、红花仰等处的美景游了个遍。尤其是与
分宜城相对的那座铃山,更成了严嵩经常涉足的所在。

铃山嶙峋插天,又有万松蓊郁。其上有仰山、孚惠行祠、仰山寺
等名胜,其下溪流环抱,右有新泽水,左有长寿水,两水在山脚处相
会,澎湃湍急之声有如雷鸣。山腰处有一泉,名曰“卓泉”,清澈可鉴。
由泉而上,楼阁亭台、禅房庙宇参差布列,傍云、翠微、抚松、漱石四亭
隐现在万葱之中。

家乡如此好的景致,引得严嵩流连忘返。严嵩似乎真的要永远
寄情于山水,隐迹于田园了。